

◇ 水洞内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潮。看这个字，右半边的“朝”，有两个理解，一是太阳，二是白天(延展为全天候)，它们遇到左边的“水”，全灭。水把全天候的太阳转换为另外一种物质。

刚到深圳时，遇到早几年南迁的朋友，神秘地对我说，你做个深呼吸，有没有感到鼻孔里潮潮的，非常舒服。我提提鼻子，嗯，有那么一点点，很薄很薄的潮，像是特级厨师用刀子在豆腐上片下一小片儿，透明如蝉翼，吹弹可破，在我鼻腔内旋转，舞蹈，贴在内壁上。潮而可闻，嗅觉有福了。

大面积感受潮，还得靠触觉。你去摸发潮的桌子，无水，稍有滑腻感，不涩不油。这种潮，可称为“润”。那个看不见的“它”，贴在物体上，既不是气体亦未形成液体，介于二者之间，介于有和无之间，说有似有，说无似无。它是哲学的存在，绝不为了讨谁喜欢就随随便便跨过那道坎。

新春前，写福字和春联是我的必修课。这门课始于多年前的辞旧迎新之际，我得了个奖，想要给帮助过我的师友们准备个礼物，爱好书法的我，索性买了空白的挂历，手写福字。后来，这份手作的礼物，被大家称为福气的传递。自那之后，新春来临前，我都会写很多福字和春联，这是对新年的期望与祝福，有着浓浓的中国味，也传递着我对朋友们一份真挚的情谊。

然而，这个元旦刚过，老公居然带回来一些春联和福字的印刷品。这让我一看就皱起了眉头，今年是准备用这些千篇一律的祝福吗？这哪有什么温度可言？我照旧采购挂历、斗方红纸、春联纸，然后一头钻进书房，花了好几个晚上，专门写春联和福字，写完摊在地板上。我告诉他，这才叫过年的气氛，这才是龙年的中国味。

没过几天，正好和两位师友小聚，我带上了两个手书的福字挂历，几乎每年，我都会送他们手写的福字。一位老师说，她把我写的福字挂在正对老妈房间的门上，她要老妈随时能见福，也祈求福分能照亮她，“添福添寿，

这是第二次见到赵瑜老师。

走出和田机场航站楼，建军已经在向我招手。北方冬天九点半，夜，已经很冷了。师长为尊。我走上前去和赵老师握手。赵老师边上车边说，你，我有印象。我听了很不以为然，认为是客套话。

2017年赵瑜老师在鲁迅文学院，跟我们一起研讨三位同学的报告文学作品。

那是第一次见到他。这次来之前，特意找出上课的录音，那些精彩瞬间又一次把我带回课堂。

“不要轻易造言，要少用，不用引号的对话。容易让人对严肃性质疑，会涉及利益之争。要深入采访，深入细节，要重视细节，不能虚构细节。细节要经得起考验。要爱惜语言，中篇写成短篇，40万字写成20万字。”赵老师的话，现在听来仍然都是干货。这是对语言、对文章结构的要求，仍然都适用。

到酒店，赵老师一点不掩饰地说，“买瓶小酒，买瓶小酒。”一副吃什么并不重要，只要有酒就好的性情。同行的还有书法家向佳红。

落坐。赵老师边开酒边说，买瓶一般瓷瓶的酒，就可以了，不用这么好的包装，酒都差不多。

此时餐厅已经没有服务员了，我转了一圈，连茶水都没有找到。对此

潮

这个“潮”，与冷是堂兄弟，与热是孪生。太阳明明挂出来，却被云层掩在后面，成了一个黑乎乎的圆圈。它左躲，云跟着左躲；它右闪，云也右闪。它伸手抓拉，云就把它锁住。要是闷出一场雨来，好歹也算个目的，乌云偏不，不让太阳露脸，也不酝酿雨，不萌生雷电，就那么呆呆地干耗着。两相博弈，云下的人受不了了，汗水从毛孔里钻出来，点点滴滴，擦不干净。这就成了“潮湿”。潮说什么也不承认。潮就是潮，一个字，干干净净自己过日子，不要带那个“湿”字。加一个字，潮湿，潮得拧出水来，这就过分了。这不是高明，是愚蠢。

“潮”孤独地在天地间行走，走到

哪里，哪里全覆盖。不能说只有桌子潮，凳子干爽，也不只能头发潮，脸盆不潮。它不偏不倚，大大方方，要让所有事物都感知自己稍纵即逝的“润”。

这真正的潮，理想中的潮，在深圳一年也遇不到几次。深圳多“潮湿”，最典型便是回南天。三四月份，天气转暖，冰冷的物体表面遇到暖湿气流后，迅速凝结成水珠。墙壁、镜面都会“冒水”。处处湿嗒嗒，身上黏糊糊，洗澡也没用，用水攻“潮”，相当于以火攻炭。换衣也没用，内衣洗完晾好几天都没法穿，甚至越晾越潮湿。潮本是个好事物，加上“湿”，仿佛被强行拉郎配，非但不能改变垃圾对象，连自己都成助纣为虐者。

好在世间人知道“潮”的底细，对它抱持理解和期待。即使今年被污染了，明年还能款款而来，带着薄薄的笑。他们忍着湿，抬抬头，低低头。

写“福”传情

或许她的长寿也与那福字有关。”这句话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。我想传递的，正是这份美好的祝愿。

我每年也会给女儿留一个福字挂历，让她挂在房间里。每个辞旧迎新的日子，她都会仪式感满满地取下前一年的福字并收好，然后挂上新一年的。不知不觉中，她攒了很多以往我写的福字。前几天，我心血来潮，问她拿来这几年她保存着的福字，一个个展开摊在地上。我感慨于书法这门磨时间的艺术，这些福字，记录了我这些年在书法道路上的精进。而今年的福字，我真的写出了龙腾的气势。

今年，我也把福字送给了好几个平时很少能见到面的朋友。朋友晓飞发来微信说，他看中了我写的草书“福”，一笔写成，一气呵成，写出了龙的精气神。他说，为了这个福和我给他写的“龙凤”春联，他要录视频，发视频号，还和我打赌，点击量一定可以上

5000。想来也是，福字传递的是福气嘛，是接福纳祥，更是对新一年的祝愿，好期待视频能火……

新春越来越近了，看着我写春联和福字起劲的样子，老公也终于把那些印刷品春联从书房拿了出去。他说，看来看去，还是手写的福好看又有意义。我说，不但有意义，更有情有义。

情和义，就在于对于新年的美好祝福中，福字和春联是我记忆中最地道的年味体现，饱含墨香的福，聚集了我对龙年的期盼与祈福，手写的春联则充满着中国年的仪式感。往年写春联，我总是挑一些俗气又不落俗套的句子，今年，有朋友还自拟了春联，给我出了“命题联”，这份自创的手作礼物，意义更不一般。

新春将至，这些礼物带着情感、带着温度，也带着我的一份欢喜心，连接着我们之间不老的友情。我会想象朋友们收到这份有着浓浓中国味的礼物时露出的笑容，更喜欢看他们拍给我的“买家秀”。这份手作的情谊，传递着美好的祝愿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。

他真是记得呢。

边说边聊，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，我们要离开了。四只白瓷碗碰在一起。

上了车，车里的空间更紧凑，又一次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车窗外已经是零下摄氏十五度的寒冬，车内却满室春色。

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。接着又说，文学有时是学习的，有时是悟的。有的人从第一篇就到这个程度。这个不好说。悟到了，就到了。原理很简单，但是我们往往被世俗潮流环境所限，把最普通的原理丢了。

车走在很黑很深的夜里，我们三人谈兴正浓。我心中不知什么时候，亮起一盏灯，照亮了远方。一个半小时车程，很长，也很短。同车的书法家朋友，已经睡着了。

建军说，今晚的话题太精彩了，应是和田夜话。

赵老师说，和田车语。此语一出，夜晚又美好了几分。

一切美好的时刻，在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会被怀念。

写下这篇文字时，我们四人已经分开，象棋子一样，四散在不同的城市。

或许，我们一生中这样的分离，都是为下一次的重逢而积累、准备。

和田车语

赵老师并不介意。

没有酒杯。赵老师看着桌上的小碗，说，用这个白瓷小碗就挺好。说着给各人倒酒，我对赵老师说，给我倒一口就好，多了浪费。赵老师还是倒了个碗底。

每次碰杯，我像他们一样豪爽地端起碗，抿一下。赵老师并不劝人酒，喝多少都在自己。跟他在一起没有压力，很是随性，像是认识很久的朋友，没有疏离感。

菜很简单，端了几次碗，大家就熟悉起来。酒的好，这时就显出来。酒的好，好在性情，觥筹交错间，人就打开了，善谈的拉开了话匣子，不爱说话的，听着热闹也是好的。

席间赵老师说起当年课堂上的一些细节。

他说，当年讲完课后，班里有女同学很热情地约饭。说到将要见面的那位，他说，个头很高，白净秀丽。呀，记得真准。作家的眼睛果然厉害，像雷达，扫描一遍，脑子里就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说的一些细节我都不记得了。可是依他说出的情状，我和建军都能异口同声地说出那几位同学的名字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